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四卷 平楊應龍

神宗萬曆七年，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。按播州，夜郎且蘭地，漢屬牂牁郡。唐貞觀初，分牂牁北界，置郎州，領六縣，已，改播州。乾符三年，南詔寇陷太原，楊端應募決策，馳白錦，出奇兵定之，授武略將軍。值唐亂，留據長子孫。歷宋附屬稱臣。大觀中，楊文貴納土，置遵義軍。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，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，封播國公。國初，楊瑩內附，改播州宣慰司使，隸四川。其域廣袤千里，介川、湖、貴竹間，西北塹山為關，東南附江為池。蒙茸鑿削，居然奧區。領黃平、草塘二安撫，真、播、白泥、餘慶、重安、容山六長官司，統田、張、袁、盧、譚、羅、吳七姓，世為目把。嘉靖初，楊相龍庶子煦，欲奪嫡。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，走水西，客死。水西宣慰安萬鎰挾奏，索水煙、天旺地，聽還葬。烈即應龍父也。自烈仇殺長官，相攻剽垂年，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。應龍生而雄猜，尤阻兵嗜殺。隆慶六年襲職，以從征喇嘛諸番九絲、膩乃、楊柳溝等，多鄰敵先登，斬獲無算，先後賜金幣。萬曆三年，進大木六本助工，上特給大紅飛魚服，加職級。應龍窺蜀兵弱，每征討，止調土司，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，輕漢法。所居僭飾龍鳳，擅用闍寺。嬖小妻田雌鳳，疑嫡妻張姦淫，出之。已，飲田氏兄所，乘醉封刃，取張並其母首，屠其家。應龍在州，專酷殺樹威，益結關外生苗為翼，肆行劫掠。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、宋世臣等上飛文，告龍反。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剿之，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，屬裔以百數，皆其彈壓，且兵驍勇，數赴徵調有功，剪除未為長策，以故蜀撫、按並主撫。朝議行兩省會勘，應龍願赴蜀不赴黔。二年二月，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，係論法當斬，請以二萬金贖。御史張鶴鳴方駁問，會倭大入朝鮮，羽檄徵天下兵，應龍因懇辯，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。詔可，釋之。兵已啟行，尋報罷。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，嚴提勘結，遂抗不復出。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，王繼光乃一意主剿。

二年春正月，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，與總兵劉承嗣、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，各道並進。時軍至婁山等關，屯白石口。應龍伴令其黨穆照等約降，因統苗兵據關衝殺。都司王之翰軍覆，殺傷大半。會繼光論罷，即撤兵，委棄輜重略盡。黔師協剿亦無功。

以譚希思為四川巡撫，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，相機征剿。時王繼光既罷，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，應龍亦上書自白。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，令戴罪立功。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，兩省議久不決。應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，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。

二年三月，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，車駕郎中張國璽、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。

三年春正月，總督邢玠乘傳至蜀，察永寧、西陽暨馬千斛，皆應龍姻媾。而黃平、白泥諸司，久為仇讎，計先剪其枝黨，以檄曉譬應龍，大略稱引咎、劉事，謂：「龍來，當待以不死；不者，國家懸萬金購而頭。若早為計，吾不而欺也。」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，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貫罪。疆臣亦奉札至播招龍。當是時，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；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，又幸龍反，因以為利。院道文移，輒從中阻。

四月，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，詣綦江趨應龍安穩聽勸。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，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，治郵傳，儲糧，郊迎叩頭，致饋餼率如禮，曰：「應龍久縛渠魁，待罪松坎，所不敢至安穩者，以安穩多秦民伏兵伺殺。往有明鑿，誠恐中計，故不敢出。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，敬布腹心。」綦江令具言太守，太守曰：「松坎亦曩奏勘地也。」即以五月八日，單騎往松坎。應龍果面縛道旁，泣請死罪，膝行前席，叩頭流血。請治公館，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，得自比安國亭。國亭者，曩亦被訐，懼罪不出界，故應龍引之。太守為請，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、劉一相及道、府詣安穩。應龍囚服蒲服郊迎，縛獻黃元、阿羔、阿苗等二人案驗，抵應龍斬。以夷法得論贖，輸四萬金助採木，仍革職。子朝棟以土舍受事，次子可棟羈府追贖，黃元等梟斬重慶市。總督以聞。是時，倭氛未靖，大司馬欲緩應龍，專事東方，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，可其奏。總督議設撫夷同知，治松坎。從之。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，還朝。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為川東兵備使，彈治之。應龍再及寬政，益怙終不悛。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，則心益痛。促取屍棺，以勘報未完，不肯發。趣其完贖，大言曰：「吾子活，銀即至矣。」擁兵驅千餘僧，招魂而去。分遣土目置關據險，僭立巡警，搜戮仇民，劫掠屯堡，殆無虛日。厚撫諸苗，用以摧鋒，名「硬手」。州人稍殷厚者，沒其家以養苗，由是諸苗人願為之出死力矣。

四年七月，楊應龍肆逆，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，磔其屍。已，又掠大阡、都壩，焚劫餘慶、草堂二司，遍及興隆、偏鎮、都勻各衛。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，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，勢復大熾。

五年三月，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。

二月，楊應龍臨合江，索其讎袁子升縋城下，斃割之。石砭宣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播。先是，千駒母覃與應龍私，覃寵千駒，謀奪長子千乘爵，於是聘應龍次女為聲援。

六年一月，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，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、高坪、新村諸屯。已，又侵湖廣四八屯，阻塞驛站，訶原奏讎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，挈家匿偏橋衛城，襲執指揮陳天龍等。大索城中，得鑾、承恩及子女，慘戮以徇。令諸苗對父奸女，面夫淫妻。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，或燒蛇從陰入腹，人蛇俱斃。又掘墳焚墓屍，灰飛蔽天。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、綦江各置游擊一員。合江募兵千二百人，扼岡門；綦江募兵二千人，扼安穩。

七年二月，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、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剿楊應龍。龍遣子朝棟、弟兆龍、何漢良等，迎敵于飛練堡。官軍師奪三百落，賊伴走天邦圍誘官軍，殲之。楊國柱罵賊不屈，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。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，以郭子章代之。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，節制川、湖、貴三省兵事，決意進剿。調東征諸將南征，劉綎督川兵先發，麻貴、陳璘、董一元相繼回兵。

五月，總督馳至蜀，即請設標兵，益調募浙、閩、滇、粵將士。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，並調集鎮雄、永寧各漢、土兵設防。

六月，楊應龍乘我師未集，大勒兵犯綦江，分屯趕水、貓兒岡，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，一犯江津。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，防永寧宣撫與貴州。七日，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，頗有斬獲。二十一日，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。游擊房嘉龍誤熱火磚，反傷城上兵。賊乘勢登城，嘉龍帥師巷戰。蜀兵爭噪走水上，嘉龍乃殺其妻，與良賢赴敵死。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，出綦江庫犒師，依倉就食，盡取資財子女去。老弱者殺之，投屍蔽江而下，水為赤。退屯三溪，以綦江之三溪、毋渡，南川之東鄉壩，立石為播界，號「宣慰官莊」。聲言：「江津、合江皆播故土。」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、土各兵守渝城，分戍南川、合江、瀘州，軍聲漸振，賊遷延不進。初，賊本無意竟反，徒以安忍猖狂，既覆我師飛練，則騎虎勢不終下，益結九股生苗及紅、黑腳等苗，負險弄兵。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，未敢鼓行深入，止言爭界給葬，並索奸民。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，蜀人畏賊如虎，時時移文詰責，示無遽絕意，計以緩賊。賊果具文求撫，不復西向。總督亦謬為好語縻之，止駐會城調度，示賊無張皇。已，上聞破綦江，迫禱兩省撫臣譚希思、江東之各為民。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，賜劍懸賞，嚴旨進剿。總督益調各路兵，專俟大舉。

八月，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，調度川、貴、湖廣兵。總兵劉綎兵亦至。綎素有威名，其家丁良馬，皆可決勝。然夙與應龍昵，人皆疑之。於是總督延入臥內，輸心腹，且以危言激之，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。綎大慟，願誓死報效。總督乃騰書於朝，遂委綎專制，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。

十一月，楊應龍屯官壩，聲窺蜀。已，遂焚東坡爛橋，楚、黔路梗，黃平、龍泉所在告急。賊復據偏橋，出掠興隆、鎮遠。總督議置勁兵萬餘，據要害，通楚、黔道，黔帥董元鎮擁兵銅仁不前，革職立功，以李應祥代。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，監總兵陳璘之師。

二〇八年春正月，楊應龍勒兵數萬，五道並出，攻龍泉司，守備楊維忠擁兵二千，以勢不敵，先期托臺謁，走思南鸚鵡溪。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，死之。吏目劉玉鑾偕妻子並死於賊。副總兵陳良珙，托守偏橋，不之援。石砭宜撫司馬千乘軍鄧坎，賊乘夜掩襲，我軍堅壁。詰旦奮擊，連破金竹、青岡菁、虎跳關等七寨。西陽宜撫司再御龍進攻官壩，斬關直上，復擒斬三百有奇。初，賊既下龍泉，方移兵攻婺州，聞敗，撤兵遁。

徵兵大集，延寧四鎮、河南、山東、天津、滇、浙、粵西兵至者，踵背相屬，各土司亦用命。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。川師分四路：總兵劉綎從綦江入，以參將麻鎮等隸，參政張文耀監之；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，以參將周國柱、宣撫冉御龍等隸，僉事徐仲佳監之；總兵吳廣從合江入，以游擊徐世威等隸，參議劉一相監之；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，從永寧入，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績等隸，參議史旌賢監之。而中軍，率標下游兵策應。黔師分三路：總兵童元鎮，統土知府瀧澄、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；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，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；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；參議張存意、按察司楊寅秋監之。湖廣偏橋一路，分兩翼：總兵陳璘，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；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，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；副使胡桂芳、參議魏養蒙監之。以偏橋江外為四牌，江內為七牌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。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，楚撫支可大移沅州。部署既定，大會文武於重慶，登壇誓師。

二月〇二日，分道並發，每路兵約三萬人，官兵三之，土司七之。苗見，驚曰：「今番真天兵，與昔不同！」總督諭諸將，以抵婁山等關為期，移鎮重慶節制，且曰：「關外且戰且招降，多不可勝誅也。關內疾戰勿受降，師不可久老，賊詐不可信也。」先是，蜀玉壘山忽裂，僉謂昔年平九絲，地數動，殆播平前兆云。〇五日，劉綎進入綦江，連戰破三峒。綦江自東溪入播，並峻嶺茂箐，楠木山、羊簡臺、三峒，素號奇險，賊首穆照等盤據。綎力戰，克之。

三月，楊朝棟統苗兵數萬，分道迎敵，鋒甚銳。我師夾擊，綎身自陷陣，苗大驚曰：「劉大刀至矣！」棟潰圍走，幾為我獲。初，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，罪不赦，又應龍憚綎威名，冀首挫其鋒，屬朝棟悉勁兵問道相角，曰：「爾破綦江，馳南川盡焚積聚，餘無能為也。」及朝棟僅以身免，賊膽落，益為守禦計。諸軍分道並捷，南川則西陽、石砭二司先登，初八日遂克桑木關。烏江則壩陽、永順兵先登，〇一日遂克烏江關。翌日，克河渡關。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，各披靡，遂奪天都、三百落諸囤。賊連敗，乃乘隙出奇兵，突犯烏江，詐稱水西、隴澄會哨，誘永順兵，斷橋淹死我師無算。參將楊顯、守備陳雲龍、阮王奇、白明達，指揮楊續芝等死之。事聞，逮總兵童元鎮下於理。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，總督檄詰，水西不自安。會賊殺其頭目，澄大恨。

二〇六日，賊托田氏修好賄澄。澄戮其使，擊斬偽將楊惟棟等。安疆臣亦執賊二〇餘人，以示不背。

二〇九日，劉綎戰九盤，入婁山關。關為賊前門，萬峰插天，中通一線。官軍從間道攀藤，魚貫設柵入。

四月朔，屯白石。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，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，四面合圍，都司王芬中流矢死。劉綎親勒騎衝堅，以游擊周敦吉、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，敗之。追奔至養馬城，與南川、永寧路合。連破龍爪、海雲險囤，壓海龍囤而壘。海龍囤，賊所倚天險，飛鳥騰猿，不能踰者。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，已抵任視師，陳將軍璘帥師急攻，以〇三日破青蛇囤。安疆臣亦以〇六日奪落蒙關，至大水田，焚桃溪莊。賊見勢急，父子相抱哭，上囤死守，每路投降文，緩我師。總督檄賊詭降，即斬使焚書，毋為所給。虞綎與應龍舊，檄無通賊，綎械其人自明。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，營水牛塘，與賊力戰三日，卻之。賊詭令婦人於囤上拜表痛哭云：「田氏且降。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。廣輕信，按兵不動。已，覘知田氏詐降緩攻，而所云應龍死，乃川兵攻囤，以火礮擊死所謂楊珠也。珠驍勇善戰，既死，賊痛如失左右手。廣覺詐，益厲兵協攻，燒二關，奪三山，絕賊樵汲。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。

五月〇八日，始築長圍，更番迭攻。自是賊坐困窮厓，知兵在頸矣。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，詔以縗墨視師。化龍跌而草檄，益治軍。念賊囤前陡絕，勢難飛越，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，餘並力攻後囤。時天苦雨，將士馳淖中苦戰。

六月四日，天忽開朗。

五日，劉綎身先士卒，進剋土城，應龍益迫，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，諸苗皆駭散無應者。起提刀自巡壘，就四面火光燭天，徬徨長歎，泣語妻子曰：「吾不能復顧若矣。」詰朝，我師遂登囤，破大城入。應龍倉皇同愛妾二，闔室縊，且自焚。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，急覓屍出篋中。廣中火毒失聲，幾絕，頃而蘇。計出師至滅賊，百〇有四日。八路共斬級二萬餘，生獲朝棟、兆龍等百餘人，播賊平。總督露布以聞，劉將軍綎為軍功冠。

〇二月，獻俘闕下，剋楊應龍屍，磔楊朝棟、兆龍等於市。分播地為二：屬蜀者曰遵義，屬黔者曰平越。

谷應泰曰：

楊應龍，播州土司官也。其地屬漢牂牁郡。唐乾符中，楊端應募，長子孫焉。歷宋、元皆授世官，明室因之。應龍生而雄猜，尤阻兵嗜殺。然其賓叛不一，荒忽無常，亦土司之風類然也。應龍之初從征喇麻，進貢大木，亦嘗效忠順，膺賞賚矣。乃以嬖小妻田雌鳳，屠妻張氏之家。而何恩、宋世臣連章告變，黃牛、白泥諸司久為仇讎。於凡七姓諸豪，咸喜龍之得罪，不欲其就徵對簿。而五司遺種，九股頑苗，及輕剋好作亂之徒，又鼓動其間，同惡相濟。龍雖狼子野心，亦所謂生長蠻鄉，無與為善者也。所幸援兵大集，調度多方。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，總戎劉綎軍功之冠，於時八路分兵，四月告捷。卒之應龍戮屍，朝棟棄市，威震遐荒，功業爛焉。

然而重慶之會，登壇誓師，海龍之圍，克期並到，兵法曰「兵貴有謀」，又曰「以多算勝」，固先定其規模，非漫嘗於一擊也。若應龍者，倔強偏陲，不知漢大，宗嗣蕩滅，取世戮笑，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。悲夫！